



那是很多年前的事了。
那时候我还年轻。

那是一个冬夜，下着雨，打得车窗啪啪响。雨落在华北平原上，平原辽阔，几乎与夜的面积相等。我在心里按比例尺模拟着列车的行走，我跟列车一样疲惫。当橘红色灯光照得夜雨无所遁形时，千万雨线一往无前地奔入，仿佛这里是世



董改正，1975年生，安徽铜陵人，2013年开始文学创作，有一百多万字作品散见于国内报刊。

十一粒春天的种子

董改正

上唯一的光亮，值得它们舍生忘死地投奔。车站到了。我与列车一起长吁一口气，缓缓驶入光晕迷离的阜阳站。再过两站，我就该下了。我从远方回来了。

雨依然下。车门洞开，有人上有人下。车子在这里会停很久，我起身小心抓着扶梯，在下铺中铺冉冉升起的鼾声中缓缓下来，走到窗边，轻轻拉开一道帘隙。窗外微光，蒙蒙如雾。我随手掏出一张纸巾，擦掉玻璃上的水汽，看着雨箭一般射向我，体会着虚拟的潮湿和疼痛。我从远方回来了，要回到繁琐泥泞的真实里。

一辆快车从远方驶来，一扇扇流动的窗口滑过，白驹过隙里，邻车凌乱垂落的上铺床单闪过我的眼，告诉我，它也正在经历一场筋疲力尽的夜行。车越来越慢，越来越慢，终于就要停下来了，我以为与我正对的是那一格拉开帘子透着亮光的窗户，不料它却在惯性的作用下移至前方，把帘幕紧闭黑沉沉的那一格留给了我。生活里处处充满隐喻，我在心里苦笑。

我坐的是慢车，它要在这里停留很久，为的是给快车让道。事理与人情一样，我想。邻车的窗帘却在此时拉开，一张满月般的脸显现

出来，带着莹莹微光。她似乎对我一笑。她的笑让冷雨成了春雨，杏花春雨江南。她的笑让刀锋般割断睡眠的凌晨变得柔软而平坦。我想我应该是笑了，最起码也牵牵嘴角，做出了一个笑的样子。她对我眨眨眼，对着车窗呵气，蒙蒙的雾气迷蒙了她的脸，她成了镜中花。我不由叹了口气，却见玻璃上出现了三个数字：139，它们就像一丛热闹闹的迎春花。我的心咚咚地跳着，记下了每一个数字，它们就像幸福的密码，就像一颗颗身怀炽热的鞭炮，就像一粒粒春天的种子。

她擦掉水汽的刹那，她的车开了，来不及挥手，我们便背道而驰，但我并不忧伤。她把种子留给了我，我还会去远方。我掏出手机，输入那几个刻在心里的数字，就要摁下拨打键时，却摁了“保存此号码”。前事不忘后事之师，我要种出满川花海，来衬托她的明明如月。

怀望着远方，我进入了生活，可是生活绝不允许我有自己的剧本。我的草稿被不断地要求擦掉重来，慢慢地我发现最初的底稿已经面目全非，只剩下了“虽然……但是”之类的连词、介词、副词，连量词都全部更改。那列载着月亮的

火车“咣当咣当”“咣当咣当”地开远了，只留下了湿漉漉的雨夜。我又恋爱了。我跟她说起那个擦肩而过。她笑不可遏，说：艳遇？就你这颜值？人家是为了拯救你，怕你想不开！见我懵，她笑不可仰，说：她善莫大焉，胜造七级浮屠！她罪孽深重，把你留给了我——看你乖，我且收留你吧！

换了三次号码，换了五部手机，那十一粒春天的种子一直藏在我的心灵深处，无需保存，刻骨铭心。她说的没错，那个晚上我脸上的表情，一定比雨夜更冷更绝望，一定吓坏了她。她想劝劝我，她唯一能做的，就是给我她的电话。她一定在等我给她打电话，一直等不到，她一定悲伤极了，她一定害怕了下雨的冬夜。

再一次北上，是为二十多年后的北京图书订货会。临行前，她说：给她打个电话吧，请她和她先生吃餐饭。见我狐疑，她又笑了，说：不是诓你，是真心话。即使我不信你，我也应该信她，她是个好心的女人。她一定留在了北京，一定有辉煌的生活，因为我相信善有善报。

我终于没有拨打那个电话。那十一粒春天的种子，在我的心里绵延烂漫，铺开了斑斓的花海。我会把花粉花蜜花香撒播给春天，撒播给生命中每一个遇见的人。我相信，即使远隔重洋，她也能闻得到，她的笑容一定会如月绽放，温暖每一个路过她生命的人。



午饭过后，懒得动弹，照旧回到办公桌，将双脚架在迎着暖阳的飘窗上，戴上耳机，听着曲儿看看书。

音乐播放器刚点开，突然接到了在成都工作的大学好友的电话。

“石进要来成都了，要不要我帮你抢票？”他抢着说道，见我没回音，又补了一句，“小主你快30了吧，再不去，就没机会啦！”说完，他自顾自在电话那头大笑。

谈年龄，伤感情，可是，他这“好意”得领，说好30岁之前去听一场石进的现场音乐会的，转眼之间，竟然要到期了。挂掉电话，手机音乐盒里竟也非常配合地播放起了石进的《夜的钢琴曲<五>》。

我有收藏轻音乐的习惯，始于高中住校时。晚上寝室熄灯之后，别人都枕着复读机塞着耳机复习英语，我就专听磁带里面用来过渡章节的轻音乐。那音乐通常只有一小段，听得不过瘾，我就喜欢回放、循环。

知道我这个癖好之后，在我16岁生日那天，同班同学唐梅就笑眯眯送了我两盘轻音乐磁带，一盘是班得瑞专辑，另一盘是理查德·克莱德曼专辑。我当时很诧异，唐梅是走读生，我是住宿生，课桌不在一起，说话也不多，总之我跟她本来不熟，基本没有共同语言——走读生在一起喜欢谈当时流行综艺“超

男快女”“诛仙”，我们住宿生关注不到这些话题。但是自那以后，我跟唐梅的关系便一日千里，这两盘磁带自然功不可没。《寂静的森林》《初雪》《仙境》《梦中的婚礼》《秋日的私语》《献给爱丽丝》《命运》等等，每一首曲子都如天籁，简直戳到了我的灵魂啊，只要音乐响起，我就能立刻安静、放松，甚至对未来充满希望，尤其是后来面临高考压力时，它们更是安抚了我无数个难熬的夜晚。

后来上了大学，每周都有计算机与信息课，我就学会了在网上搜索，姬神的《抬头看烟花灿烂》、July的钢琴曲《My Soul》、Madden的《The South Wind》等等都是那时我遇见的精品轻音乐。校园里开始出现各种随身听的时候，室友章丽买了一部白色袖珍型Mp3，手掌心那么大，几个按钮就能随时切换几十首音乐。只要我拖着长调喊一声“三姐……”，章丽就会心照不宣地将她的Mp3甩给我，头也不抬。三姐不喜欢轻音乐，我每次给她的Mp3添新歌时，总是偷偷将轻音乐放在曲单的最后。她发现了就删，删完我又接着下，如此往复，直到大三那年，我们心爱的Mp3寿终正寝。于是，我俩决定去做暑假工，跟着一群人去了南京一

远方的音乐会

毕瑾

家电子厂。

在南京，我们被安排在顶楼一间集体宿舍，没空调没吊扇，只有几张铺了几块木板的上下铺。早八点晚六点，晚上再加班一个半小时，中午休息一个半小时。我俩各买了一床草席，头对头躺着。晚上好打发，去外面乘凉，什么时候凉了什么时候睡，难熬的是中午，寝室像放在蒸炉上烘烤。实在热得睡不着，我们端来一大盆凉水，一遍遍洒地上，迷迷糊糊睡着，热醒了，再拿滴水的毛巾铺草席上，躺上面，湿毛巾焐热了、焐干了，再搓一把凉水（如今体寒，怕是那时候落下了湿气吧）。暑期结束时，我俩各自领了一笔巨款——4560元！三姐如愿换了一部乐感超强的手机，我则买了一台电脑。

有了电脑，我把轻音乐拼命听个够，天天开启轻音乐“循环播放”模式。室友们听得不耐烦，嚷嚷我赶紧换曲。于是我又遇见了石进的《夜的钢琴曲》系列。不得不说，这个系列真的很“大学生”，淡淡的忧伤、轻轻的想念，有点甜也有点咸，如山风吹过溪流，如忧伤划过安静的天际，我惊叹自己挖到了宝贝。自那之后，各种社团活动、演讲比赛甚至是课题报告，有

我在的地方就有石进，有背景音乐存在的罅隙就有石进《夜的钢琴曲》。毕业那年，室友都在为将来许愿“高薪、高职、高配”，我则在QQ空间用海报写着：“小主我30岁之前，一定要去看一场石进的现场音乐会！”

其实偏爱的也不是石进的钢琴曲，只不过觉得其他人都离我很遥远，而石进就在国内，地理上比较容易接近。这些年，这事儿像个伤疤一样烙在我心头，但就是不知道为什么没去成，就像这次，也许真的只差咬咬牙的劲头。只是就在我还在埋怨哪有什么“说走就走”的旅行啊，石进的成都演唱会也已经过期了。

好在我还有那些音乐，它们飘荡在耳边，带我去远方。



毕瑾，本报副刊编辑。